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亡命江湖

(台湾)云中岳 著

亡命江湖

上

文艺出版社

亡命江湖

①中

百花文艺出版社

亡命江湖

①下

花文艺出版社

亡命江湖

(上、中、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42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84-0193-5

(上、中、下)册定价:48.80 元

内 容 提 要

武林人蔡文昌亦侠亦盗，闯荡江湖，却也正邪判然。他惩治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官绅恶霸，击杀多行不义的武林败类，在江湖上树敌过多。又因牵涉到秋山烟雨图的争夺，与宇内十三名高手结怨。武林备派人物，对他群起而攻，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亡命天涯，重修武功至艺臻化境，复出之后，与各派高手决一雌雄。九宫山上，雷鸣电闪，血肉横飞，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搏杀中，群枭授首，文昌获胜。此刻，他却视武林盟主的宝座如粪土，悄然离去。

书中描写蔡文昌和挚友方小山、黑铁塔，以及白衣龙女夏姑娘、炼狱谷的方姑娘、大家闺秀施姑娘等人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十分生动感人。既有正义与邪恶你死我活的较量，又有英雄侠客与豆蔻少女间的温情脉脉，笔挟风雷，儿女情缘，格外引人入胜。

目 录

一、虎岭恩仇	(1)
二、金龙现爪	(38)
三、情仇初结	(74)
四、大闹龙驹	(110)
五、武林烽烟	(147)
六、玄坛怪影	(186)
七、府城刀光	(224)
八、义侠肝胆	(261)
九、九转玄丹	(298)
十、善有善报	(334)
十一、骏马轻裘	(373)
十二、隐世高人	(409)
十三、文园惨景	(446)
十四、中州情缘	(483)
十五、侠女蹊踪	(519)
十六、邛山苦战	(555)
十七、睚眦必报	(591)
十八、魔幻三剑	(628)
十九、遁迹潜修	(666)
二十、生死冤家	(703)
二十一、重挟风雷	(741)
二十二、九宫浩劫	(778)
二十三、赶尽杀绝	(814)
二十四、恩仇了却	(850)

一 虎岭恩仇

七月天，艳阳高照。立秋刚过，山区里似乎比平地要凉爽些，草木并未现秋色，今年的秋来得早。

“吧勒勒！吧勒勒……”蹄声如雷，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呜……”远处山林中，狼嗥声令人闻之心中发毛。

两匹健马从古道东面狂奔而来，向西急驰，灰黄色的尘埃，在马后袅袅翻腾。

近了，蹄声徐徐放缓，不久，马儿慢下来了。两匹健马浑身枣红，十分雄健，并辔缓行，沿古径折向河湾。

蓦地，一声长啸响彻行云，直上九霄，如同九天龙吟。啸声徐落，接着是可穿云裂石的朗吟乍起：

“铁拳如电，剑上光寒，
历剑海，闯刀山。
叱咤风云兮，英雄气短；
情真爱挚兮，儿女情长。”
声落，另一个粗豪的嗓音接着唱：
“哪管地，洛阳花似锦；
不贪恋，江南好风光。
功名富贵如朝露，
妻财子禄似浮云。
人海茫茫兮，任我浮沉；
江湖莽莽兮，唯我独尊。”

接着，是两人合唱，先前的豪情和达观的情愫消失了，代之

亡命江湖

而起的是淡淡的哀愁与感伤：

“海角天涯，梦魂飘泊。

饱尝了人间辛酸冷暖，

走遍了宇内万水千山。

亡命人海兮，凄复悲；

壮士一去兮，几时回？”

歌声徐落。蹄声亦止，两匹健马不住摇头摆尾，前蹄下住轻踢浮上。

马上人是两个中年雄伟大汉，青巾包头，青布对襟劲装，四是宝剑，肋下有百宝囊，鞍后有马包丁一看便知是个江湖人。两人勒住马。凝视着前面一度伸入江心的五六十丈飞崖，脸上涌起了肃穆的神色。隐隐的江水声从对岸奇峰绝壁折传而来，隆隆然如同天际轻音。

右首大汉轻摇着马鞭。吸入一口气说：“前面就是虎岭，突出江心的飞崖，原称虎头峰，也洲虎头崖，正是武林亡命客蔡文昌与君山白衣龙女的死所。瞧，虎头上不是有一座巨型碑亭么？那就是他俩人的衣冠墓和纪念碑，是江湖朋友为了纪念他俩人而建立的招魂碑。”

左首大汉摇头苦笑。凄然道：“江湖奇人，永沉江底，哀哉！他在江湖无恶不作，也替江湖留下了无数事迹令后人怀念。唉！人生何其渺茫啊！大哥，那次你曾参与旁观，难道说，以天下黑白道光数水陆高手之众，竟然未能将他俩的尸体捞起？”

大哥摇头苦笑道：“贤弟，你听听水声便知，上游是险滩，下面是黑龙潭。这处的奇峰险水依风水先生称作虎色龙脉，土著们叫黑虎镇黑龙。黑龙潭水往内灌，吸力奇大，凶猛地冲击崖内壁，除了鱼，进去便踪影全无，谁敢到龙潭里救人？”

“尸体怎不见浮出？”

“夹在石缝内，怎能浮起？走吧！咱们上去一拜，聊致哀思。”

两匹马向前驰去，不久便到了山下。这是一座像一头踞虎的

亡命江湖

山峰，方圆约有十里左右，虎头从东北伸至江边，虎尾不太峻陡，人马皆可攀上。古道到了山下，向右一折，绕东北越过虎尾，方转向西北行。

绕至山东北一有一条山径岔出，直达山顶，是至招魂碑的小路。自从招魂碑落成之后，江湖上稍有名望之士，凡是行脚西安府附近的人，都会抽暇至此瞻仰招魂碑，凭吊两年前在此决牛坠崖身死的一双江湖怪男女，所以这条山径，显得毫无荒芜景况。

马儿冲上山坡，向上驰养山脊。山脊全是古老的森以延伸至虎头附近，方林尽石现，野草丛生。

两匹马在丛中缓行，后面突传来暴风雨似的杂沓蹄声，有十余匹骏马，正从后面飞赶。

“喂！谁敢如此无礼，在招魂碑附近狂驰？”大哥讶然叫，扭头回望。

贤弟淡淡一笑，接口道：“不许在招魂碑附近驰马，这只是江湖朋友为了尊敬蔡文昌而自行约束自己的想法，并未公诸天下列为江湖禁忌，用不着大惊小怪。再说，蔡文昌的仇家，多至不可胜数，这些人自不会受约束，不足为奇。”

树林将尽，后面十二匹骏马已经到了，两人扭头一看，脸色大变，火速勒马退至路旁，满脸惊疑地目送十二匹马冲前超过，呆在那儿像两个呆子。

十二匹马中，先前一骑的骑士，剑眉虎目，三组黑髯拂胸，直鼻广额，脸色如古铜，不怒而威。看年纪，约有五十左右，身材魁伟。内穿墨绿如意领劲装，外罩同色同质罩袍，人才一表。

后两骑是娘儿们，右一人是半老徐娘，瓜子脸，眉目如画，在美貌中，透出高贵的风华与名门淑女的气质，令人不敢生非份之想，一们使不是她眼角隐现笑纹，绝难相信她会是半老徐娘。一身月白劲装，月白披风。白中有一点红，那是她的樱唇，白中也有点绿，那是她的翠绿弓鞋。

左一人，喝！好美，是个丫头片子，看去年岁只有十七八，美得令人屏息，也令人心跳，脸蛋与半老徐娘有八分相像，位官

像是上苍曾着意安排，任何一部份稍加以改变，便不会有完美的轮廓。可惜，她的脸白得令人惋惜，白多黑少的大眼也缺少神韵，定然是大病初愈的病美人，显得清减却又隐含薄愁。她也是一身白，白得耀目。披风内的胴体，该凸的凸，该细的细，增一分嫌胖，减一分又嫌瘦了，恰到好处。不再形容啦！反正青春少女的美，再形容也许会变成了薄命红颜，离了谱。

其他九人，青一色黑衣劲装，虎背熊腰，个儿大，拳头也大，胳膊够粗，鞍旁都挂着杀人家伙。

两人直待十二骑远出十丈外，大哥方神魂入窍地说：“不！不！委实令人难信，令人难信。”

“大哥，这些人是何来路？如何令人难信？”

“天！那是洞庭君山四海神龙夏承光，那白衣美少女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这……这怎么可能？”大哥胜日结舌地低头叫，死瞪着远去的人马。

“大哥，真是白衣龙女？不会的，也许是她的妹妹哩。”

“四海神龙只有一个女儿，也只有一个儿子，江湖朋友无人不晓，怎会多出一个女儿？走！倒要瞧个水落石出。”

临江崖顶上，立了一座碑亭，高有三丈，四周各宽三丈，石柱粗可合抱，工程相当法人。亭中的方型巨碑，高有两支，碑座是三级方基，全是大青石精工雕成。亭外，有两侧亭廊，设有石凳石几石栏，亭前有祭台，一只三人合抱大的石站有袅袅轻烟上升。

这儿是怪石丛生的崖顶，江风呼啸，水声如雷。山顶广约里余，间有一些小松树从石缝中拔起，之外便是乱石荒草和藤萝蔓生其间。

山崖伸出江心，碑亭便建在近崖缘丈余处，面北背市，南面之下是陡然下沉五六十丈的滚滚江流。

虎头峰的西北面，却是倾斜不大的山坡，不少羊群和牛只散布其间，原来这儿并非是无人地带。

一群野孩子，正在碑亭中围成一团，绕着倚在碑亭右面石柱

下一个衣着褴褛，年约古稀的糟老头，嘻嘻哈哈闹成一团，听到了急骤的蹄声，全向这儿扭头注视。

十二匹骏马在祭台左右勒住，十二个人飞跃下马，四海神龙夫妇挽住爱女白衣龙女，迫不及待地纵入了碑亭。

同一瞬间，褴褛老人半闭着眼，向一群小猴子挥手叫：“娃娃们，去！去！等会儿再来听老爹爹——道来，小心你们的牛羊掉下江心喂王八，去！去！”

小猴子们一哄而散，但有几个不走，坐在老人左右，好奇地打量着一群劲装男女。

巨型石碑上，正面刻了两行颜体大字：“蔡文昌。夏苑君”。并行之下是四个字“衣冠之墓”。中间是三个大字：“招魂碑”。落款是：“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雨辰四月丙午，江湖同道敬立”。

碑后面，刻了密密麻麻的字。前一段，就是先前两个劲装大汉豪放高歌的歌词。后一段写的是：“蔡君讳方昌，商州府龙驹寨蔡家庄人氏，生于大明嘉靖十五年秋九月庚午日，殁于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己亥，享年二十有一。蔡君幼失怙恃……”

后一段是有关白衣龙女更苑客的记述，很简单。最后是记两人葬身虎头峰下的经纬，也语焉不详。有关该事的始末，下文自有交关

碑阴最后一角，刻了一段稍大的字：“亦正、亦邪、亦侠、亦盗。亡命天涯，游戏人间。是耶非耶？见仁见智。敌耶友耶？存乎其心”。

按碑文的口气，立碑的人全是江湖人，有些是天涯浪子的朋友，有些可能是他的仇人，反正人已死了。友情和仇恨都该一笔勾消！这些人在江湖的辈份，也不会太高。

四海神龙看到爱女的姓名，居然堂而皇之出现在招魂碑上，怎不起火？难怪他暴跳如雷。他气虎虎地在碑前一站，扭头向下面的人叫：“大管家，给我查，看是些什么漫帐东西立的碑。”

他的妻子却接口道：“承光，不可激动，先按下怒火，冷静

些。”

“岂有此理！这不是公然有意诅咒我们的孩子么？”四海神龙气冲斗牛地叫，长髯怒张，抢上两步欺近石碑，奇大巨灵之掌伸出抽回，大吼一声，向碑面劈去。

“且慢！爹。”白衣龙女急叫。

四海神龙巨掌斜带，百忙中撤回掌劲，一股罡风掠过碑面，传出了气流激旋的轻啸，收掌扭头问：“孩子，怎么了？”

“女儿认为，这座招魂碑可以让它留着。”

“咦！为什么？”

“蔡文昌可能仍在人间，留着让他毁去才是。”

“怎么？你想，他挨了你两剑，跌下黑龙潭，他能不死？”

“女儿也挨了他两剑，也跌下潭，并未死去。”

“那不同，你跌落在黑龙潭下游……”

“女儿在昏眩之际，分明感到是被人从凶猛的漩涡中拖出来的。醒来时却睡在一条石缝中，睡穴被制，醒后的疲倦瞒不了女儿。群雄在崖顶观战，潭下人鱼难留，是谁将女儿救了点上睡穴塞入石缝的？腹中曾被塞下了奇药·是谁所为？除了他，没有别人。”白衣龙女娓娓道来，晶莹而嫌苍白的秀脸，染上了些少许红晕，无神的大眼中，似乎也泛出一些神采。

“孩子，你在说不可能的神话。”

白衣龙女的大眼中，突然挂下两行清泪，招手令亭下的大管家上阶，取过一些香烛，幽幽地降下祭台，开始上香化纸，一面幽幽地说：“他临跌下飞崖时，确是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为何不早说？我等他的心中真语等得太久了，他为何不早说？他去了，将痛苦留给我承担。我后悔，但海已无及，这一生中，我将在痛苦中挣扎，直至我踏入坟墓的一天到来。”她仰面向乃父苦笑道：“爹，女儿没有勇气回想那天的后果，只好在冥想中希望那不是真实的恶梦……”

“孩子，可是事实俱在。”

“女儿只好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幻想着他仍然活

在人间，活在女儿的祝福中。事实上，女儿坠崖被救，此中缘故确实费解，但愿女儿的幻想和推断是真的。爹，女儿的希望并未破灭……”

这时，两名在旁静待的大汉，正悄悄地伸手赶开六名小娃娃，大哥并伸手去推醒半倚在柱上的褴褛老头子。

四海神龙举手轻摇，说：“壮士，不必打扰他们，免得让人说咱们江湖人，作威作福欺压村夫俗子。”

大哥缩回手，躬身道：“晚辈遵命。”

四海神龙举步降阶，点头道：“两位尊姓大名，可肯见告？”

“晚辈南京赵文赵武。”大哥行礼答。南京就是南直。

“哦！原来是赵家沟赵家双侠昆仲，久仰久仰。两位是……”

“晚辈取道赴西安，顺道在招魂碑上香略表心意。”

他们在寒喧，白衣龙女母女俩却走向亭后崖缘。那儿，怪石凌乱，荒草没膝，江风呼啸，水声哗哗。站在崖上向下瞧，委实令人惊心动魄，胆小朋友不要说向下瞧，即使走近崖缘也受不了。

久久，四海神龙一行十二人上马下山。赵家双侠也上香化纸，不住摇头，不等香烛烧尽，也上马走了。

亭往上的褴褛老人，发出了鼾声，似乎他对世间物一无想念，毫不因世事而动容。

但在鼾声中，在众人上马放蹄的刹那间，闭上的老眼眨动了两次，奇异的光芒乍现乍敛。

蹄声已杳，老人仍在沉睡。一群娃儿重新聚集，在老人左右围坐了，一个年约十一二岁的大猴子，一把揪住老人的胸前衣襟，摇晃着叫：“喂，老爷子，醒醒，醒……”

老人呼出一口长气，张开眼懒洋洋地叫：“别吵别吵，小猴子们，去！去！老爷子要困觉。”

“不行！你得将咱们文昌哥的故事说来听听。”

老人挥手，仍懒洋洋地说：“怎么？你们的文昌哥生在这儿，死在这儿，你们难道没听过你们的叔叔伯伯提起过？问我？笑

话。”

小猴子撇撇嘴，哼了一声说：“我爹说，文昌哥是咱们村中的祸胎、败类、流氓、痞棍，不许提，不许问，谁要问，哼！叭哒！”说到“叭吐”，挥手做出掴耳光的手势。

老人笑了，笑得有点像哭，说：“既然是祸胎、败类、流氓、痞棍，你们问来干吗？”

“但却有人替文昌哥花银子起招魂碑，比龙驹亲张家大爷的坟园神气多了。瞧，每天都有人千里迢迢前来上供上香，我才不信文昌哥是个坏坯子。”

老人挣扎起上身坐好，含笑拍拍小猴子的一头乱发，说：“不错，文昌哥确是个坏坯子。”

“我说不是。”小猴子横蛮地叫。

老人取过身旁的酒葫芦，灌了两口酒，笑道：“你们真要听文昌哥的故事？”

“听。”

“要听。”有人响应。

“说啊！老爷子。”一群小猴子七嘴八舌起哄，

老人坐稳了，摇头晃脑地说：“好，听着，每天太阳过顶，你们都到这儿来，老爷子说上一个时辰，要三五天方可说完。记住，千万不可回家告诉你们的父母叔伯，办得到？”

“办得到。”

“办得到。”小鬼们乱叫乱嚷。

老人的眼中，突然神光似电，向山下左右环顾半晌，吸入一口气，脸上肌肉不住颤动，眼中的光芒不时在变。

“很久很久以前……”老人开始平静地往下说。

□□

□□

□□

从湖广到陕西，以往必须先到河南南阳府，出伏牛山区走富水关入陕。八十年前，平定了荆襄流民之乱，开设了郧阳府，打

通了汉江山区，正式开放商旅行走，湖广入陕，便不需绕道河南，可溯汉江直上。

但要到陕西的首府西安府，走汉江反而远了，只需经河南斯州县，走荆子口关入陕，或者走丹江由水路上行，到西安府近多了。

从南阳府入陕的古道，在富水关入陕，经商南、武关、龙驹寨驿，直达商州。商州属西安府，这一带山区全是属西安府的辖地。

这一带山区，从前本是禁地，开放之后，逐渐繁华起来，这些年来，这条古道成了最重要的孔道，商旅络绎于途，比潼关大道差不了多少，骡马成群，商货往来不绝。

古道经过武关，便向西移，九十里到第一大驿站龙驹寨驿，在距驿四十余里，便和丹江会合并行，时合时分。所以走丹江水路，是不需经过武关的。

丹江在这一段流域中，十分险峻，水流湍急，穿过无数山峡，流过无数险滩，所以江中只可通航五石以下的板船，用处不大。

距龙驹寨约三十余里，有两座险滩，叫影石滩，下面叫小影石滩。影石滩上游十余里，便是个人著名的虎头峰黑龙潭。

虎岭的西面三二里地，有座小山村，叫蔡家庄，庄中约有百十户人家，全姓蔡，从蔡家庄到龙驹寨，不足二十里。

蔡家庄据说是从河南迁来的，确否，得查查族谱；反正无关宏旨，不查也罢。

得将岁月拉回二十年，该是大明嘉靖十五年。

物腐而后虫生，半点不假。

翰林，皇帝老爷崇信道教，老道邵元谷封致一真人，无所不为，替皇帝老爷下令搜寻天下间的灵芝奇药，闹得天下鸡飞狗跳。为了皇帝老爷长生不老，用人参喂羊，再杀羊喂狗，杀狗炼药给皇帝吃以补元精，荒唐！

朝中的官，当政者是严嵩。这家伙不用提，提起来伤感情，

乃是明朝的大奸臣，不言可知。

而国外呢？不得了。海疆东南，使定如火如荼，闹得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从东北到西北，元扬子向关内进攻、进攻、又进攻；烽火万里，血流成河。

而皇帝老爷却天天修长生，屠杀那些劝他不要迷信的大臣。大明皇朝摇摇欲坠，病入膏肓。

国内税重刑重，官吏们做了，大家开只眼闭只眼，向老百姓伸手。从前良好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亡命之徒一天比一天多。

蔡家庄，十五年九月庚午日，有一个未来的亡命之徒，哇哇落地。

那是蔡家庄庄主的二房兄弟蔡崇安的儿子，取名文昌。蔡家庄近四代的辈份，排行四字是“崇文尚武”，“崇”字下一代是“文”，小娃娃便叫“文昌”，叫起来省凉辈子，叫昌儿。另一个乳名取得好，叫小虎。

小虎子真糟，三岁之前不说话，也不会哇哇叫，蔡崇安只有这么一条命根，忧心如焚，怕小娃娃会变成哑巴，更怕是白虎星投胎。据传说，白虎星如果开了口，叫谁谁倒霉，被叫的人准死，平民百姓信鬼神，迷信太普遍了。

真巧，小娃娃满三岁后的第十三天，他叫了，不仅是叫妈妈，连爹也会叫了。

不到半月，龙驹寨瘟疫流行，东起河南南阳，西迄商州，死了好几百人。蔡家庄四五百人口中，像一阵阴风刮过，刮走了百余老小，崇安夫妇俩，也是百余名应劫中的人，双双撒手同赴九泉。

小虎子自幼长得像头乳虎，他安然渡过瘟疫期，日渐茁壮，像夏天雪化后的麦杆，向上茁长，向上茁长，拼命长大健壮。

蔡家庄有些人，在瘟疫期中向外逃疫，三年之后，返回的人不到逃出的三分之一。从此，蔡家庄中落了，北面离村稍远的田地，开始无人耕种，开始荒芜了。

蔡庄主身为一庄之主，他不能离开，苍天有眼，庄主夫妇和